

<<沙尘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沙尘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45758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45752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现代出版社

作者：唐达天

页数：46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沙尘暴>>

内容概要

许多年前的一个春日，一场罕见的沙尘暴从腾格里大漠边缘掠过之后，给红沙窝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致使此后的许多年，红沙窝村还浸淫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，一时翻不过身来。

<<沙尘暴>>

作者简介

唐达天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作协会员，曾获首届甘肃省黄河文学奖、甘肃省敦煌文艺奖、冰心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

祖籍甘肃民勤，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。

当过老师，做过记者，编过报纸，搞过电视，曾任金昌广电报总编、有线电视台副台长、网络公司副经理，现为金昌市文联专业作家，移居珠海写作：著有中篇小说集《悲情腾格里》，长篇小说《绝路》、《残局》、《后台》、《我的美丽没有错》。

由《后台》改编的22集电视连续剧《下一个是谁》即将开拍。

<<沙尘暴>>

章节摘录

上部 1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日，一场罕见的沙尘暴从腾格里大漠边缘掠过之后，给红沙窝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，致使此后的许多年，红沙窝村还浸淫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，一时翻不过身来。

那场沙尘暴不仅来势凶猛，而且来得非常突兀。

在来临前的那一刻，天气变得十分怪异，白晃晃的太阳突然红了，红得像只充了血的猪尿泡，渐渐地，猪尿泡被撑破了，血光就四溅开来，染红了大地，染红了村舍，也染红了沙漠，地上便荡起了一波一波的红浪，气温骤然炎如夏日。

正在黑风口治沙的人们一阵惊呼，都说这是咋啦，这老天是咋啦？

每年的春天，是风沙的季节，也是治沙造林的季节。

全大队的男女老少，凡是能动弹的，都上了沙窝去治沙。

生活在沙窝窝的人，没办法，不治沙，沙就会把庄稼吃了，把村子吃了。

庄稼人没啥指望的，也就是指望能有一个好收成，指望多打点粮食。

听到治沙的人们说天咋啦，全村老老少少就纷纷出了家门，都抬了头去望天；望着望着，一群乌鸦便铺天盖地由西向东飞了过来。

红沙窝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乌鸦群，密密麻麻的乌鸦几乎是一个紧挨着一个，飞过头顶的时候，能感觉到翅膀煽动下来的凉风。

血红的太阳已被乌鸦覆盖住了，地上的红浪便也消失了。

乌鸦的翅膀，乌鸦的身子，都被太阳染成了红色，乌鸦就不像了乌鸦，竟成了红鸟。

乌鸦从天空掠过时，同时还发出“呱——呱——”的叫声，竟是那般的起落有序，像齐声合唱，没有一声杂音。

那音律，那节奏，仿佛有一种超乎它们之外的神力在指挥着，控制着。

当你屏气凝神，再仔细听来，“呱——呱——”的叫声，竟变成了“走哇——走哇——”的呼唤。

一声一声地，分明隐含了某种喻意。

听来却是凄凄的，惨惨的。

事过多年，当人们谈论起当时的情景时，都说乌鸦通人性，它们向人报信，黑风暴来了，让我们赶快躲开。

庞大的乌鸦群飞了好长时间，待鸟群飞过之后，那热温也似乎被它们煽动的翅膀带走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看不见的气流从地面上袭了来，很硬，很急，先是身子感到彻骨的凉，旋即，地面上的沙子便跟着跑了起来，沙坡上就浮起了一层浪，不高，却急，伴随着一声声“啾——啾”的鸣叫，迅速漫过一座沙包，又漫过一座沙包。

这种奇异的变化没有持续多久，西边的半边天就突然地塌了，一个黑茬头，翻着滔天巨浪，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。

这时候，天仿佛被什么东西劈成了两半，一半是晴天白日，一半是黑浪滔天。

那黑浪像卷集的乌云，又像山洪暴发似的，一个浪头卷了过来，还没落下，又一个浪头覆盖了过来，翻滚的黑浪像一只硕大无朋的怪兽，仿佛要把蓝天白云一口吞没，要把整个世界一口吞没。

随着“啾——啾——”的声音传来，天色突然暗了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沙尘味，看不见的冷气嗖嗖地向人袭来。

“老黑风来了。”

村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出了这句话。

红沙窝村经历过的沙尘暴太多了，多得数不清。
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多半的时间就是风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

风来了，照样该干啥就干啥，从不误工。

红沙窝村的人管沙尘暴不叫沙尘暴，叫风。

风又从级别上、色彩上细化为大风、老风、黑风、黄风、白风。

他们一看这阵势，知道这是一场老黑风，应该避一避了。

<<沙尘暴>>

男人们急忙收拾着工具，女人们却扯着嗓子在喊自家的娃。

于是，沙坡坡上就荡起了长长短短地叫喊声：“三狗子哎——”、“六五旦哎——”那喊声，仿佛一支迎风而响的唢呐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尾音，在沙窝窝上空飘荡着。

等男人们收拾好了工具，女人们喊来了自家的娃，风就铺天盖地卷了来，顿时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女人们一个个像老母鸡，将娃们的头紧紧揽在自己的怀里，有的扯下头巾裹在了娃的头上，有的甚至解开衣襟，将娃裹了进来。

那沙子，就劈头盖脸扬了来，打在脸上，打在身上，就像鞭子在抽，火辣辣地疼。

疼了一阵，疼木了，就不再疼了。

用手一摸，头发中髹了一层厚厚的沙子，就像带了顶沙帽，护住了头，反而没有了感觉。

脚下的沙子，却像波浪一样滚动着，身子怎么也站不正，仿佛漂在水上。

于是，就顺着风，摸索到沙坡坡下，圪蹴了下来。

眼睛是无法睁开看的，即使睁开了，也看不到什么。

只听到狂风挟持着飞沙，从头上掠过时，带着尖厉的呼啸，像万马奔腾。

听得久了，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怪声，在空中发出鬼哭狼嚎的吼叫，惊天动地，响彻云霄。

地上的每一个物体，每一种生命，都在肆虐的沙尘暴的袭击下，别无选择地面临了一种生死攸关的磨难与考验。

风沙中的人，都不敢再动了，只有相偎在沙坡坡下，才能躲过这可怕的风头儿。

黑风口的沙子，却迫不及待地汇进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中，向红沙窝村呼啸而去……村子遭殃了。

一棵百年的老白杨树，被拦腰折断，发出了一声清脆的绝响……一只老母鸡，迅如闪电般飞逝而去，一头撞死在了饲养院的西墙上……一只小花狗箭一样随风射去，不知射向何方……

后来，《镇番县》志做了这样的记载：沙尘暴来势异常，凶猛如虎，飞沙蔽日，力撼天地，持续半天一夜，毁坏良田四十八万亩，摧毁老树三千余棵，卷失牛羊驴马两千四百二十头，伤亡人员十二名，此乃我县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沙暴……沙尘暴过后的红沙窝村，满目狼藉，一片凄凉。

新栽的防护林带，压在沙窝上的麦草棱子，搭在房檐上的柳棵，几乎都被狂风乱沙卷走了。

凡是能够被它掳走的，都被它掳走了，房顶上裸露出了光秃秃的黄泥巴，一下子显得丑陋无比。

最致命的是，刚刚出土的田苗，还没来得及抽叶，就被沙压了。

有的被压得趴了下去，有的干脆被埋到了沙子下面，再也直不起了腰。

唯一能展示村史的几棵钻天杨，有的被拦腰折断了，有的被连根拔了。

红沙窝村失去往日的灵光，仿佛得了一场重病，没有了精气神。

人们的脸上挂满了死灰一样的惨白，相互见了，不说别的，只是骂天：“日他贼先人，这杂种老天爷，活混了！

活茬了！

把田苗给我们压了，让我们吃球哩？

”“活不成了，老天不让咱活了。

”人的心从此凉透了，于是，揪心的悲痛便化作一首凄婉的长歌，在红沙窝村的上空飘荡了起来……

爹死了，娘嫁了 哥哥嫂嫂没搭了 房屋田产让沙压了 背上褡裢逃荒吧 …… 那悲伤凄凉的唱腔，声声似咽，句句如泣，仿佛满载了人生的无奈和辛酸，备感前途的不可预测和无限渺茫。

让人听了，难受得要死。

一些上了数岁的老年人，一听这曲儿，就唏溜唏溜地抹起了眼泪。

怎么办呢？

我们总不能死守在这里，活活的等死！

树挪死，人挪活。

挪不了窝儿，就去讨口饭，先把命保住了再说。

于是，村口结集了一群又一群的男女。

汉子们打点好了行装，打算到外面去谋条养家糊口的生路，老人、婆娘们则背起了褡裢，拖着半大娃们，想到外面去讨吃。

<<沙尘暴>>

人们三个一伙，五个一堆，诉说着别离，叮咛着嘱咐着，有的抱头痛哭，有的挥泪作别。大家都知道，背井离乡的日子不好过，当讨吃的日子更不好过，但是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田苗让沙埋了，就等于埋了一年的口粮，也埋了村人的希望。

要不是这样，谁愿意去当讨吃，谁愿意餐风宿露，遭别人的白眼？

没办法，老天不长眼，有啥说的呢？

没说头，走吧！

走吧！

就这样，凄凄惨惨，悲悲切切地上了路。

那路上，荡起了一层又一层沙尘，渐旋渐高，留在了半空里，久久不肯落下。

但是，谁也没想到，人们刚刚走出村口，就被前面迎了来的大队支书老奎挡住了。

老奎不老，才二十来岁，因名叫张多奎，大家为了省事，就叫他老奎。

刚才，老奎还在地上刨着沙子。

他不是用耙子刨，而是用手刨。

他本来是带了铁齿耙来的，怕耙齿伤了麦苗，就把它放到一边，用手刨了起来。

刨着刨着，沙土就在他的手指间荡起了一层又一层细尘，如灰色的烟雾，漂浮在了他的周围，渐渐地，便将他笼罩了起来。

他的手指粗而硬，一根根的指头，像老树的根。

叉开时，就有了铁齿耙的坚硬，又有了铁齿耙儿没有的弹性。

当他手指揽过沙子，触到纤细柔软的田苗时，心就由不得咯噔了一下，他怕用力过猛损伤了田苗，就轻轻地滑过苗根，将沙子揽到了一边。

揽过了沙子，就看到了田苗一根根地从指缝中站直了身子，他便越发来了精神。

不一会儿，便刨开了一小方绿田，心就随着绿田亮了开来，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，看到了一片摇曳在晚霞中的麦田，翻着一浪一浪的金黄。

他甚至嗅到了一股麦香，从田野里飘来，浓得像一层雾，稠密地笼罩在田野的上空。

老奎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听到了那种声音。

那是脚步声，先是凌乱的、拖沓的，渐渐地，便变得沉重和瓷实起来，然后便汇聚到一起，像一层浪，贴着地面由远而近地滚了来。

滚过了村头，滚过了田野，滚到了他的心上，就停住了，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了上面，让他透不过气来。

他再也刨不下去了，便抬起头，循声向村口看了去。

他先是看到了弥漫在空中的一团沙尘，打着旋儿，像铅云一样压了过来。

待站起身子，再看时，却看到了还有一群黑压压的人，顶着那云一样的浮尘，从村口涌了过来。

他知道，这一步，他们迈得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既然迈出了，就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选择，也下了最后的决心，如果让他们再蹇回去，将是十分困难的事。

然而，再困难，也要把他们挡回去。

如果在之前，他还在左右为难的话，现在，当他看到了黄沙中站起来的一根根田苗，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，也有了足够的理由，要把他们挡回去，坚决要把他们挡回去！

他几乎不再犹豫，扛起耙儿，就向人群迎了去。

人群潮水般地涌了来，弥漫在空中的浮尘渐旋渐高，旧的浮尘还没有落下，新的浮尘又从他们的脚下荡了起来，一团一团地，汇聚到了半空里，打着旋儿，漫了过来。

漫过了他的头顶，太阳一下变得稀薄了，漫过了头顶很远的地方，人群也就逼了过来，逼到了他的跟前。

他便停住了脚，横堵在了路上，堵截住了滚滚而来的人群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